

爷爷

李晓旭

爷爷生于1898年,89岁去世,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。记忆中的爷爷清瘦端庄,慈眉善目,白须冉冉。“二先生”是乡邻对爷爷的统称,孩童时以为这就是爷爷的大名,懂事,才知道,爷爷大名李国玺。爷爷一生行医,游走于乡间,救人于危难,虽多受挫折,却终身不渝。

爷爷好学。端坐藤椅,一手持杖,一手捧古卷的形象,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与爷爷同年代的人,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,方圆数十里,几朝几代,没出过一个秀才。爷爷出生贫苦,五岁丧父,孤儿寡母,生活十分艰难。曾祖母好强,念不起私塾,就送爷爷到离家数十里郭庄读寒学,所谓寒学是指冬天农闲时,私塾先生教孩童认方块字,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。爷爷智商超群,三个寒学便开了窍,借钱买了本《康熙字典》,开始自学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。写状纸,存田契,写医简,他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先生”。爷爷文字功底深厚,记得我上高中时,凡遇不解的字,爷爷均能娓娓道来,从未失手。

曾祖父死于缺医少药,爷爷铭刻在心,决心悬壶济世。对一个只念过三个寒学的人来说,自学医谈何容易,医学典籍艰涩难懂,望闻切复甚难。可目标已定,义无反顾。买不起医书就借书抄,看不懂辞句就《康熙字典》查,起五更睡半夜,潜心钻研,通读主要中医典籍,熟背多部良方妙药。我家现在还存有爷爷亲手抄录的《金匱要略》《伤寒论》《温病条辨》,每每翻看爷爷的蝇头小楷,不免汗颜,练了几千字,都不及爷爷一二。

理论问题解决了,实践怎么办?爷爷跑到离家二十里地的凤谷街上观摩老中医看病抓药,往往往一块大饼管一天饱,废寝忘食,痴迷忘返,常常是半夜到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近十年勤奋学习,爷爷终于考得县衙颁发的行医执照。

爷爷医术精湛,重理论更重实践,最擅长妇科和儿科。那时医疗水平很低,新生儿死亡率很高,破伤风、白喉、百日咳(现在这几病均已绝迹,主要是防疫解决的)常发,爷爷创制的白喉帖,药到病除,从死亡线上救回无数婴儿,该帖现已入选了《中国中医中药名录》。爷爷医德高尚,穷苦人家常免费治疗,为了治病救人,舍小家顾大家。记得有年春节,阜宁县古河乡许庄村一产妇,产后高热不退,抽搐不止(产后疯了),因产妇生产时清毒不严而引起的。慕名找到爷爷,爷爷又是针灸,又是开方,经过几天细心治疗,病人终于康复,可爷爷却忘了与家人团聚,在病人家过了一个春节。

我记事时,我们家常常是门庭若市,小孩哭闹不止。儿时我不懂人事,不知人间疾苦,常常嫌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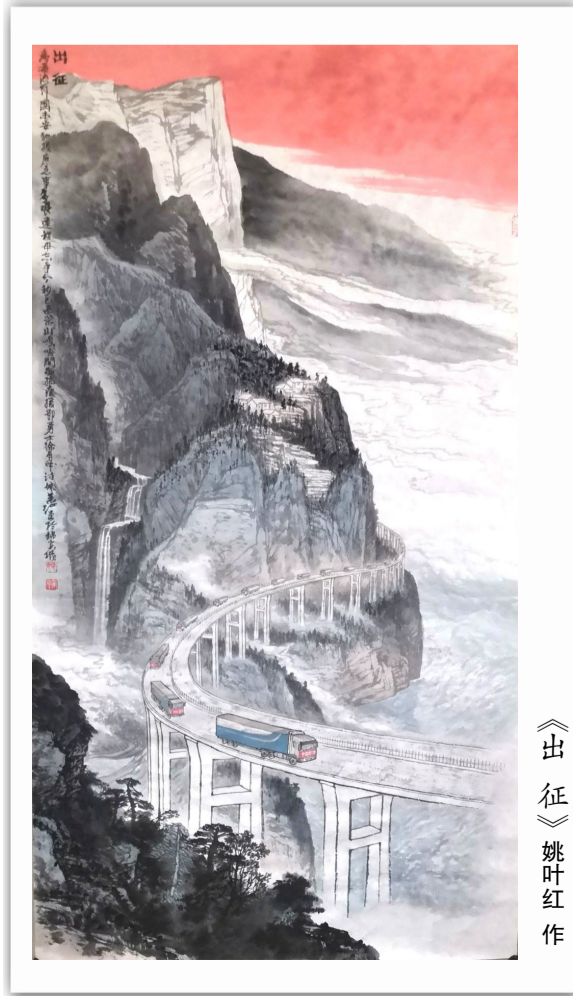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尊师重教,家里九间草屋,东屋免费提供私塾先生做学堂。由于财力有限,爷爷尽全力培养大伯,希望大伯能建功立业,有所建树,每天陪读到深夜。二伯天生聪慧,用每天一篓牛草,争得读书权。我父亲,幼时腿疾,不能劳动,只能读书。三个儿子,不负重望,大伯解放后到县人民医院工作,成为县医院院创者之一;二伯考人准师,后来做了中学校长;我父亲,也考入准师,后下放农工,不久继爷爷衣钵改做乡村医生。

爷爷勤俭持家,从不乱花一分钱,倒香油时总是把瓶子对着光看,生怕超量,省吃俭用,很少吃上白米饭。积他攒下一些钱,买地建房,九间草屋,近50亩地,一石四分之一头牛,成了评为“富农”的铁证。文革期间,他受尽折磨,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,奶奶也因此数夜不眠。可爷爷十分坚强,常宽慰人说,我一生坦荡,救人无数,无私无畏,一不偷,二不抢,三没杀人,四没放火,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。十分庆幸的是,在爷爷有生之年,为他平反昭雪。

爷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坚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,关心国家大事,改革开放后,重获新生,精神矍铄,由衷地为国家富起来而高兴,耄耋之年常说的一句话是,现在的政策好呀,能吃饱白米饭,可惜我来日不多了。

爷爷注重家风,从不允许任何人在我家赌博,要求子女诚实守信,光明磊落。他在人生低谷时,也不忘穷则独善其身,坚信万官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,但爷爷仍要求我们读书学习,每天晚上,煤油灯下,八仙桌旁,陪我们学习到九点。爷爷讲究秩序,喜欢长子长孙。讲礼仪,不守规矩的人,都退避三舍。

回忆爷爷平凡一生,浮想联翩。人,生而不平等,你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,或生于富贵,或生于贫寒;不可能选择时代,或盛世或乱世;不能选择自己的智商,或聪明或愚笨。只能适应,生命即选择,生命即竞争,只有不懈努力,尽人事,方可人生无悔。



《出征》姚慧

新冠病毒疫情让人猝不及防,初二一早,接到单位通知,在本地的人员要迅速集结队伍,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虽说我所在的县在中国的版图上微乎其微,离武汉还隔着千山万水呢,但各地都有确诊病例了,谣言与真相真是一时难辨。来了有一半的同事,大家都戴着口罩低声讨论着关于疫情的事,来势汹汹的疫情把人搞得个个脸色凝重,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。

与以往的工作不同,这次是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报名到城区的各个路口进行防控,我报名到银北高速公路路口执行检测任务。其实我从来没有从事过防疫工作,尤其是听起来这么恐怖的新病毒,如果说一点紧张也没有,那是骗人的。临行前一天晚上,和几个同学聊天,这几天大家都很听话地待在家里,听说我要值勤,一再嘱咐我保护好自己,就连儿子也在反复提醒我小心一点。

第二天早上定好的闹钟准时响起,简单收拾了一下,驱车前往值勤的路口。天色尚早,路灯还亮着,几天没有出门,小区门口的店铺都拉下了卷帘门,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,偶尔有一两辆出租车缓慢经过,安静的只有汽车引擎的声响,如果不是心里明白此行的目的,我甚至觉得,这个冬日的早晨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。路过欣兰广场,为春节特意挂上的一排大灯笼看起来暖暖的,可是广场却像退了潮水的海滩一样空旷。

高速公路出口临时搭建了两顶帐篷,里面拉了电线,摆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



《众志成城》金晨作

暖心的开工福利

马海霞

上周我收到了单位快递来的一包口罩、一盒绿茶和一本经济学图书,办公室主任老王在群里宣布开工纪律:上班戴口罩,带着书,带着茶。工作不串岗,不私聊。实在闲了,喝茶,翻翻书,就是不能小聚闲聊,同事距离一米远。

领导就是高明,分茶堵嘴,发书挡眼。不管怎样,收了单位的开工福利,心里也闪过一丝温暖,端人碗,受人管,单位制度必须支持。

这周上班后,大家都自觉遵守,保持一米以上间距。楼道、办公室、办公桌,保洁大姐都打扫、消毒完毕。科室员工各就各位,各自开始自己工作。和在年相比,年后开工少了各种会议、各个科室串着问好也强令禁止,倒也让人舒服不少。

非特时期,一切从简,上班只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就行,一切礼节应酬都统统不必了。销售科的小刘是个话痨,他原来没事就爱串办公室,话说了多,难免口不择言,得罪人的事情时有发生,但最近他只要没工作需要便安静待自己办公室。他安静下来了,我们耳根也清静了不少。

我守在防疫“一点五线”

水禾

子,还有一片呼呼吹着热风的电暖气,折叠床上堆着纯净水和面包,方便面,据说是昨晚上级领导带来的慰问品。

领了一个口罩和一件黄马甲,还有一个像玩具手枪一样的测温枪,换下昨晚值班的同志,我们就上岗了。负责这个检测点的老赵一再说,防护服和医用手套很快就到了,大家各自小心一点,注意安全。

我的工作就是给车里的人量出体温,检测是否有发热症状。这个活看似简单,但早上空气清冷,测温枪时好时坏。根据夜班人员的提示,可以在腰上系一个暖宝宝,握着测温枪的手一直揣在暖宝宝里,保持温度枪就好使了,可是暖宝宝也只有两三个,根本不够用,干脆把测温枪捂在腋下,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。

平时这里有八个出口,此刻只开了两个,用路障划出的行车道上铺着长长的地毯,湿漉漉地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道,每隔一会,还有人继续往上面倒一桶消毒水,每辆车都要从地毯上面压过。空气干冷干冷的,地毯边缘已经开始结冰,站在结了冰的地毯上,架不住寒从脚起,不一会儿,脚板就开始发冷,紧跟着脚趾头也开始发麻,只能不停在踩着脚,见有车来了就赶紧围过去。

老赵跑来几次,说上面又有新要求,不光要测体温登记车牌号,还要让车里

人留下联系方式,还有,车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记录。这样的话检测肯定时间延长了,我们不停地问着“你是谁?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”这个貌似简单的发问与人们生命哲学问题不谋而合,更增添了某种寓意。

车辆越来越多,两条车道显得不够用了,难得的是所有车辆都能安静地排着队,也没有按喇叭的声音。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,结在垫子上的冰絮逐渐融化,临近中午的时候,检测点的防护服与手套都送到了。物资紧缺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,老赵说,我们的防护服也是好不容易拨下来的,除了要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,也要保护我们的安全。因为我们是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战士。有人悄悄说了一句,那就是“一点五线”喽。大家隔着口罩笑了起来,不知别人怎么想的,我心里还隐隐有点骄傲呢。

穿防护服的时候,两条腿像棒打了一样僵硬,一是因为怕冷比平时多穿了点,再者可能站得太久了,顺手打开手机看了看,果然时间已过去三四个小时了,这期间一口水都没喝,更别说吃东西了。帐篷里没有热水,早上带来的保温杯里的水还热着,拧开喝了两口就放下了。穿上连体的防护服,上厕所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,能少喝就少喝点吧。据说一线的医护人员

为了节约防护服,都尽量避免上厕所,甚至用上了纸尿裤,想想真是深有体会,越发让人敬佩。

整理好口罩,被洁白宽大的防护服包裹着,握着测温枪,我感觉自己真得如同一个走向战场的战士。让我十分感动的是,不时有人从车窗里探出头,说声:“辛苦了。”虽然简简单单的一句话,听起来却十分的心暖。

在帐篷里简单吃了一桶泡面,已经到了下午,也不知出了几身的汗,身上的防护服像铠甲一样沉重。薄薄的防护服其实没有多少重量,只不过是近一天的奔波让我体力透支才会有感觉。衣服腿脚也都是泥点子,都是车轮轧在地毯上的水溅到身上的,泥水衬着白色的底子,看起来十分刺眼,也有些心疼。

下午的阳光直射照在身上,像火炉烤着一样,和早上相比,暖和的有点不像是冬天。公路像一条涂了油光的带子向远处延伸着,路边泄水沟里的薄冰开始融化,连片的高草在阳光下尽情舒展着坚挺的枝条,成群的麻雀扑棱着翅膀呼啦从路的这边飞到另一边——北方的冬季总是这样呈现一片单调的灰白,却又不失灵动,像极了一张老相片,此刻让人更觉出了它的日久弥新。这里不久又会是草木复苏,一片生机勃勃的情景,因为,春天来了。忍不住拍了几张,发在同学群里: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!

这是京藏高速银北站,我在这里值勤,守着一线五线。

生命的高度

夏红胜

昨晚独处,泪目,因为一档央视节目,《挑战不可能》讲述的两个故事。我中超边境排雷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匍匐草丛的分分秒秒,扣人心弦。四十三年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69岁老人夏伯渝,不放弃梦想,终于创造中国首登珠峰纪录,完成了属于他的最壮阔的老人与山的人生巨著。草丛的“低”和山峰的“高”,因为他们,彰显的都是生命的高度!

两个故事,都是挑战自我,昭示一切皆有可能,而实现这种可能在于奋斗和拼搏!在于细致和极致!在于坚持和坚守!联想到当下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非常时期,排雷战士和登山老人的壮举,无疑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的人生启迪。特别是夏伯渝老人历经截肢、癌症、多次大手术,为了实现登山梦想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坚强、乐观、执着,勇做生命的强者,令人震撼!

抗击疫情,护佑生命,生命是宝贵的。在众多抗击疫情“战士”中,让我魂牵梦萦的有这样一些群体,他们是包括军人在内的医护人员和人民警察。人民是山,人民是天。救死扶伤,是医护人员的天职;保护人民,是人民警察的天职。当新冠病毒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之危急关头,他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“天职”,把责任和任务融入生命的奉献,赴汤蹈火无所惧。有的12小时没法喝一滴水忙碌在重症病区,挑战着生理和心理的极限;有的多日因戴口罩穿防护服,脸部伤痕累累,手脚肿大;有的身患渐冻症仍然在组织救治病人;有的因救治患者感染牺牲,有的因昼夜奋战因公殉职,倒下的是生命,树起的是丰碑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?有人说,在于过程,即一个人在生命消耗过程中所发的光和热多少。有人说,看对人类是否有贡献。有人说,生命是赞歌,是洗礼,是凤凰涅槃。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,雷锋同志以短暂的生命书写了壮美的史诗般的长卷。生命的长短不仅仅是年龄寿命,而是“光和热”的绽放,活的有价值有意义,因



水调歌头

悼念抗疫烈士

钱从顺

豪情闯魔关

庚子国蒙难,冠疫怖春寒。毒魔肆虐苍生,勇士寝难安。按下鲜红手印,挺进疫情前线,战地读宣言。誓将邪魔灭,激战列前沿。

危重患,求生盼,性命悬。吟声悲痛凄惨,抗疫大如山。面对恶魔狂暴,急速挥刀亮剑,死忘闯魔关。豪杰英雄气,未惧险和难。

功德美名传

勇士志无畏,壮举铸英颜。誓与毒魔搏斗,浩气震瀛寰。听令红旗召唤,誓死同心决战,豪气镇凶顽。大义历险险,鲜血染江天。

亲人念,儿女等,盼归还。已将青春奉献,泪雨地天连。永记英姿风采,感赞满腔热血,功德殊荣宝。义善仁忠志,华夏美名传。

鸟语春枝头

李仙云

翩跹时,犹如“蝶恋花”般妙曼多姿,那是一种勃勃生机的初春之美。我突然就想起曾在书中看过的一段话,“我认定鸟是树木的花朵,千姿百态的花朵,常开常新的花朵,跳着舞蹈的花朵,唱着歌曲的花朵……”

庭院里,早春的阳光,牵扯着丝丝缕缕的金线,纯净而又透明;空气中,微尘漫舞,活泼而又不安,在光与影的叠合中,一切都是那样的明媚、温暖。一对燕子在檐下“旁若无人”地嬉戏,它们似一对情侣唧唧啾啾地细语缠绵,时而展翅齐飞,时而在院子里觅食窥探。我轻撒一把米粒,它们谨小慎微的几番试探后,终于撒欢儿啄食起来,憨态可爱,逗人莞尔。往事也随之鲜活如昨,儿时,母亲在春日温暖的庭院里纳鞋底,燕子和喜鹊在枝头欢快鸣叫,真是“二月湖水清,家家春鸟鸣”。母亲动情道:“春天到了,燕子从南方又飞回来了,它们连喜鹊都引来了,喜鹊可是报喜鸟啊,老人们常说,门前喜鹊叫,好事要

这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深居少出的春天,清晨,总会窗外啾啾啾啾的鸟鸣声唤醒,大自然似在演奏一曲清晨圆舞曲,香樟树在轻柔的春风里叶子沙沙作响,早起的“城市美容师”扫把划过地面发出唰唰声,偶尔几声汽车的鸣笛也像奏响的萨克斯管。而那“百鸟迎春,众鸟齐鸣”的清脆婉转,叽喳欢快的鸣叫,也仿佛顷刻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一种灵动与活力,那一刻我总是灿然一笑,满心愉悦,一种柔柔的情愫从心底最温暖处像涟漪般漾开。

一日戴着口罩买菜归来,经过湿地公园,看到树的枝杈间已露出点点嫩芽,鸟雀在枝间飞来跃去,几只白鸽扑棱着翅膀,悠然自在的轻盈合欢树枝头,它们一会展翅欲飞,一会儿又引颈瞭望,那雪白的羽毛远看犹如挂在枝头的白玉兰。几只羽毛艳丽的鸟儿时而在湖水间盘旋,时而栖落于湖岸边低矮的灌木丛,它们蹦蹦跳跳,嬉戏跳跃,当它们在一丛黄灿灿的迎春花间

来到。”当年母亲那喜上眉梢的一幕,忆起如春阳般让我心儿暖暖情柔柔。一直觉得大自然中,动物是最具灵性和能体察到四季微妙变化的,那边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,这边又是“春江水平暖鸭先知”。那日在河岸边倚栏而望,一群野鸭在河中悠然嬉戏。突然,几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天鹅翩然而至,它们张开羽翼在水面极速滑翔,稍稍,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水中叼起一条小鱼,又翩翩飞到芦苇丛中享用去了。树林里,鸟鸣声不绝于耳,抬眸细寻,有翠鸟在枝头迎风啾啾,成群的麻雀在林间叽叽喳喳,它们呼朋引伴,抖得树枝乱颤。碧蓝的天空白云飘逸舒卷,它们似棉絮又宛若雾罗,不经意间从树的缝隙间仰望,真是鸟影云影入心,惊鸿如幻。

闻鸟鸣则知春已到,鸟儿是报春的使者。漫步于阡陌,鸟语枝头,万物萌动,又是一年春好时。只愿春来疫散尽,山河清明,勇士早日归来!